

文藝創作叢書

八00機車出動了

四幕話劇

趙鎧 聞達 郭卓 茹志鵬 歲寒集體創作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

人 物

李大鐵 二十五六歲，道班工人，體直，能實幹，不大會說話，性子剛強、激烈，身體強壯，魁梧。（簡稱李）

寶拐子 五十多歲，道班工人，為人樂觀，對年輕的工人很愛護，他的腿在國民黨時給車壓壞了，自己背了債才醫好，從這件事他是看透、恨極國民黨。（簡稱寶）

老 常 三十七歲，道班工人，十餘年工齡，我們的地下工作者，三年前，自衛戰開始時，被派至這個工廠裏來，為人樸實，沈默寡言，胸有成竹，在羣衆中威望很高。（簡稱常）

劉玉剛 五十歲的老工人，有三十多年的工齡，但還是一個領班，他對鐵路有天性的愛，深知工人的痛苦，看得多，在技術上經驗豐富，人家都稱他劉師傅，為人講朋友，覺悟較高，為老常所掌握的積極分子。（簡稱劉）

丁先生 二十四五歲，工務段軌道股的材料員。（簡稱丁）

張丙生 三十歲，道班工人，沒主見，自私，膽小怕事。(簡稱張)

馬青雲 八〇〇機車司機，二十八歲，為人痛快、坦率，對他的機車，有一種天性的愛。(簡稱馬)

楊二郎 二十四五歲，道班工人，山東人，俏皮，風趣，冒冒失失，敢作敢為，心直口快，在舊社會裏，他憋了一肚子氣，從解放軍來了以後，他可痛快了。(簡稱楊)

刁領班 三十餘歲，道班工人的領班，十餘年工齡，因為他比較世故，向上爬，有時巴結一下子上級，所以工友都說他是『門子貨』而不大接近他，他自己本身也感到很多苦處，如巴結上面時，總得花錢送禮孝敬，多一些額外的負擔，但他已經習慣了這一套，而且也忘了，到最後想起這些苦來，工友們也對他了解了。(簡稱刁)

工人羣衆 若干人。

蔣匪軍班長 一名。

蔣匪軍工兵 甲，乙。

解放軍電話員 甲，乙，丙。

趙同志 二十八歲，政治幹部，軍管會的聯絡員，以前沒幹過鐵路，為人穩重、熱情，能思考問題，掌握原則較穩，虛心苦幹。(簡稱趙)

王段長 五十餘歲，工務段段長，工人出身，技術很好，他是憑技術憑工齡慢慢熬着升到段長的，正因如此，所以他對自己的技術是驕傲的，自從當了段長以後，思想上也有了舊社會的一般影響，如官僚作風、自大等，但他有個好處，就是責任心很強，但脾氣較躁。(簡稱王)

唐先生 二十六歲，工務段工程師，某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，離開學校才兩年多，由於他年輕熱情，對共產黨無成見，故接受新知識、新事物也比較快。(簡稱唐)

老胡 八〇〇機車司機。(簡稱胡)

機務段代表 一名。

袁有亮 車務主任。(簡稱袁)

何先生 二十四五歲，工務段軌道班的材料員。(簡稱何)

郭參謀 鐵道運輸司令部參謀。(簡稱郭)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時 一九四九年春拂曉。

景 津浦路×車站。正面是月台，台左有階梯，可上天橋，台後是鐵路，露出半節救援列車的守車，右前有一電桿。

人 李大鐵，竇拐子，老常，劉玉剛，丁先生，張丙生，馬青雲，楊二郎，刁領班，工人羣衆若干人，蔣匪軍班長一名，蔣匪軍工兵甲、乙，解放軍電話員甲、乙、丙。

幕啓 李大鐵匆匆由右邊上場，到守車邊，遠處有稀落砲火聲。

李（緊張地）竇拐子，竇拐子！

竇（腰插紅綠旗，腋下夾了一枝號，從車後下來）老常

呢？

李 來了，（向後喊）老常！

〔老常匆匆上。〕

常 快走，晚了來不及了！

〔三人匆匆跳下月台，穿過天橋下。〕

劉 （打右邊追上，到天橋上來回地張望）老常，老常！

〔丁先生提了一個小皮箱，打天橋過來。〕

劉 丁先生，你見了老常沒有？

丁 沒有啊！

劉 你打那來？外邊怎麼樣？

丁 不好，外邊開槍了，中華百貨公司、協和運輸公司的倉庫都搶了！

劉 誰搶的？

丁 還不是中央軍，真是比土匪還糟糕！

劉 中央軍撤了麼？

丁 哎呀！汽車、坦克車、馬車、牛車都往西南跑，擠得人喊馬叫，看樣子也快了。（匆匆下了天橋）

張 （也打天橋過來，害怕地）劉師傅，不得了啦！

劉 別嚇得兔子似的。

張 不是，南工地那輛鐵甲列車，中央軍要炸了，裏邊全是子彈、大槍，一炸，咱們材料廠也完了。

劉 你怎麼知道的？

張 老常告訴我的。

劉 (急問)他在那兒?

張 我剛才看見他和竇拐子、李大鐵上南工地去了,他還要我給你說,他一會就來。

丁 (聽了半天)劉師傅,要是有什麼事兒,千萬到後邊八號職員宿舍招呼一下。

劉 好。(丁匆匆下)(向張)你把老常找回來,好不好?

張 (害怕)哎!這會兒跑來跑去,實在不大方便,中央軍見了就亂打槍,這玩意兒可受不了。

劉 (笑了)那你上工場去吧,大夥兒都在那兒釘着。

張 (求之不得)刁領班也在吧?

劉 在,在。

張 好,好……那……我去了。(急下天橋)

馬 (從台右上和張撞個對面)你們劉師傅呢?

張 (指天橋)在上邊。(向劉)劉師傅,有人找。(下)

劉 (下來,驚奇地)老馬,怎麼啦?

馬 中央軍要跑啦!

劉 我知道啦!

馬 咱們機務段不論開車的、司爐的,都釘着班兒,你們工務段怎麼打算?有事大夥兒商量着辦。

劉 那還用說,等咱們老常回來,商議商議。

馬 老常是誰?

劉 咱們一個夥計。

馬 夥計？

劉 嘿！別看他是一個夥計，他可管事兒！

馬 我怎麼沒見過，什麼時候來的，在那一班？

劉 打東北來的，幹了三年，一直在我班裏，大個兒，不愛說話。

馬 大個兒，不愛說話？

劉 唔！

馬 大——個——兒，不愛說話？

〔『轟！』突然傳來一聲爆炸，兩人急上天橋，橋那邊的天都紅了。〕

馬 那兒炸了？

劉 南工地！

〔楊二郎上。〕

楊 那兒炸了？劉師傅。

劉 南工地的鐵甲列車。

〔刁領班提了個飯盒子上來。〕

刁 (緊張地)喂！是南工地吧？

張 (提了一張燈，緊張地跟上) 刁領班，就是那玩意兒炸了。

刁 劉師傅，你怎麼不避避？

張 是啊！劉師傅，好漢不吃眼前虧啊！

劉 我想等老常回來，想個辦法兒，你倆可先別走了。

• • •

楊 走！你不要吃飯啦？砲子就有眼睛，單打着你們兩個啦！

刁 哎！

馬 千萬別散了，咱們一走，中央軍就來，把車房工廠炸個一乾二淨，咱們吃什麼？

劉 大夥兒都別走，散了就辦不成事兒啦！

楊 老常上那兒去哪？

劉 南工地去了，一會兒就來。

楊 我告訴你們，老常回來，想個點子，中央軍要真來炸廠的話，大夥兒一齊心，就揍他個丈人！

張 那怎麼行！咱們手無寸鐵，拿頭頂子彈，當工的打當兵的，你還要命麼？我還有老婆、孩子呢，你去出這個風頭吧！

刁 這個太猛烈了，他要炸的話，大夥兒湊幾個錢派個人給說個情面，要真不行，咱們再避避，惹了他們沒好處。

馬 給錢說情面，你給他十萬，他要一百萬，把一個家都拚上也不夠！

楊 給錢？你們賣老婆去吧！我反正光桿一個，榔頭倒有一把，別的什麼也沒有。

張 你沒錢，你就不出嘛！

楊 你有錢，你剩了多少錢？

張 當了褲子也得給呀！

劉 別抬槓了，大夥湊也好，說情面也好，咱們一個也不能走。

馬 別走吧！

〔槍炮聲漸近。〕

楊 我不走！幹了十來年工，中央軍的嘴巴也挨了不少，這會兒我倒要看看，這批傢伙還要什麼威風！

張 刁老闆？

刁 呃！……劉師傅！

〔老常和雙拐子從月台下爬上來，每人背了一枝步槍。〕

常 怎麼你們都在這兒？

衆 嗨！老常！

劉 老弟！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

楊 喲！槍！那來的？（說着就把老常身上背的槍拿了過來，扳扳弄弄）

常 （向四圍看了一看）小心點兒！

張 （害怕地）我的老天，你別頂上火兒！

楊 這玩意兒我還沒見過？就是你膽小！

張 （沒奈何）好，我膽小，我膽小。

楊 就是你害怕，槍到了咱們手裏，你還怕什麼？

劉 （向常）你們這槍是那兒來的？

常 我一聽說中央軍要炸那鐵甲列車，我們三個人趕

緊趕了去，趁他們正在點火的時候，偷偷兒跑到最後的那節車上，拖了三枝槍就走。

劉 大鐵呢？

常 材料廠也炸了一部分，我叫他在後邊看看動靜就來。

楊 嘿！寶拐子，你也神氣起來啦！又是號，又是旗子，又是槍！

寶 別貧嘴啦！這枝是準備給你的。（說完就把槍卸下來給楊，楊把手裏那枝槍給常）

楊 一樣兒的吧？

常 一樣兒的，你可別亂動，我叫你動你就動，動早了反而不好，他們馬上要來炸咱們的工廠和車房。

張 （拿起提燈）糟了糟了！

刁 （拿起飯盒子）就來麼？

劉 別慌！老常，我先給你介紹介紹，這是咱們機務段的馬大車，馬青雲！

常 噢！（上去拉手）

馬 見過，就是沒打交道！

常 你開的是那號車頭？

馬 『八〇〇』！

常 點着火吧？

馬 就它點着火。

常 掛車的鉤頭拆了吧？

馬 早拆了。

常 咱們的鉤頭也拆了！車，他們是開不走了，我聽說解放軍已經打近城關了，我剛才去檢車段轉了一下，他們都釘着班兒，一個也沒散，就防中央軍來炸！

刁 他們要炸的話，頭一個準是這輛救援列車，再就是車房。

張 材料廠也挨着，這一系列救援列車炸掉就完了！

劉 不要緊，咱們派人在這兒釘着！

常 (向馬)你回去給機務段兄弟說一說，千萬別散，這兒一出事，咱們就叫寶拐子吹號，你們就來人，人多有力氣！救援車保得住，工廠、車房就保得住！

馬 好！那我馬上回去。(正欲走，李大鐵從月台上很急地爬了上來)

李 老常，劉師傅，他們抱着炸藥來了！

劉 在那兒？

李 就跟我後頭！

劉 我先在這兒頂一下子，(向刁)刁領班，你和老張先回去，跟大夥先說，別散，聽見號就來！

楊 (不放心張)我也去。

常 慢一點！先咱們這幾個人是不是一條心？

劉 我劉玉剛在這條鐵路上幹四十年了，差不多每個道釘上都流過我的汗，我是死也不離開這兒！

李 我跟着國民黨轉了四次了，這會兒解放軍到了兗州，我他媽的死心眼兒，又跟國民黨到了濟南，解放軍到了濟南，我又跟到這兒，跟來跟去，跟了一肚子氣，那兒都是一樣扣薪水，打咱工人，罵咱工人，這會兒我不走了，鐵路炸光我也不走了！

劉 刁領班，你呢？

刁 大夥兒都拚着，我當然也跟着啦！不過千萬別幹得太猛烈了！

張 刁領班怎麼幹，咱當然跟着刁領班囉！

楊 這一回咱們要是保得住鐵路的話，變了心的就別再在鐵路上吃飯，我就不信解放軍不要鐵路了。

常 老馬，你一定吧？

馬 我跟『八〇〇』打擦車到司機挨打挨罵十八年就沒離開過，你放心，我跟咱們機務段都是一條心，散不了。

竇 快到了，快到了！

常 那大夥兒快走，咱們把鐵路保住了，有飯吃，還要翻個身！

〔刁、張、楊、馬下場。

常 大鐵，你上車廂去，（大鐵進了守車）老竇，你上車

頂去。

寶 (一邊爬一邊問)老常,你相信我吧?

常 相信你!

寶 你看我這條腿就知道了。

常 我知道,(向劉)劉師傅,這兒的事你先頂一下!(下)

〔蔣匪軍工兵班長自左上,抱着兩包炸藥。〕

班 (回頭)快啊!怎麼搞的?!

〔工兵甲、乙跟上,三人走到電桿旁。〕

劉 (靠在電桿木上)班長,你們上那兒去啊?

〔三人不理,繼續往前走。〕

劉 (上去攔住)你們上那兒去啊?

班 走開!

劉 我奉上面命令在這兒看着,沒有事的人不讓過去!

班 你知道我是那兒的?

劉 你有公事麼?

班 (指炸藥)這就是公事!

劉 這是什麼?

兵甲 炸藥!

兵乙 炸死你個老雜種!什麼公事不公事!

劉 對不起,請問你們要炸那兒?

班 (氣了)是鐵路上的東西都要炸!

劉 那不行,鐵路是咱們大夥兒飯碗,咱們靠山吃山,

靠水吃水，咱們幹鐵路的就是指望它，那能讓炸了！

班 你嚕嘛什麼，走開！（向甲、乙）走！

〔突然砲火聲更近，大家都有些騷亂。〕

劉 慢着！這事咱們大夥兒還得商量一下，寶拐子！

〔寶拐子吹號囉——嘟嘟——。〕

〔李大鑾從車廂裏出來，老常也走了過來，楊、張、刁、馬和工人們都來了，愈聚愈多。〕

馬 什麼事？劉師傅？

常 劉師傅，我在那兒！（走到工兵上場的地方，監視着）

劉 好！大夥兒都來了，這幾位國軍兄弟要炸咱們的鐵路，大夥看讓炸不讓炸？

衆 不讓炸！

那怎行！

不讓炸！

楊 你們炸咱們的飯碗，叫咱們吃什麼？

李 你們有本事，把車頭、工場都搬走！搬不走就算了，炸什麼勁兒？

寶 你們炸了就完事了！叫我們上那兒要飯吃去？不行不行！

劉 弟兄，誰家沒有個老老小小一大羣，你們把鐵路炸

了，機器都炸了，我們怎麼活？算了吧！

班 那我怎麼知道！我們是奉上面命令來的，你們不讓炸，叫我們怎麼往上交差呢？

楊 那這樣子吧，你把炸藥交給我，我替你炸了，你回去就說炸了，什麼事也沒有。

班 你知道要炸那兒？

楊 哎！那真炸嘛！交給我們就完了嘛！

兵甲（看見救援列車）班長，這不是上級叫炸的麼？

班 對！這就是那回開走掛不上的那輛車子！非炸不可！

張 你炸就炸些不要緊的地方吧！

刁（上去）給你幾個錢怎麼樣？

李（上去把張、刁往旁邊一拉）怎麼樣？

〔這時有機槍聲。〕

班 錢，你給多少？

李 大夥兒湊着看看。

班 要給就快。

李（上去就給他一個耳光）我禽你奶奶，你這時候還要錢！

楊（忿極）走！不走，老子打死你！

馬 你們要臉不要臉！把炸藥放下來！

班 你們要幹什麼？你們還打人？